

夏洛克的性格及其他

阮 坤

夏洛克是莎士比亚着力刻划的一个反面人物。贪婪残暴是他的性格的主要特征。对这一点,评论者是不持任何异议的。但是夏洛克的性格中有没有正面特征,一直是一个争论问题。苏联的莎士比亚研究者在分析夏洛克的性格时,都引用普希金的一段话,以强调夏洛克性格的正面特征。这对我国的评论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普希金这样说过:“莎士比亚所塑造的人物,不象莫里哀笔下的那样,是某种情欲、某种恶习的典型,而是充满了许多情欲、许多恶习的活生生的人;各种不同的遭遇使他们形形色色的、多方面的性格在观众面前展示出来。在莫里哀的喜剧中,吝啬鬼只是吝啬——如此而已;在莎士比亚的剧作里,夏洛克则是吝啬、机警、复仇心重、对女儿的钟爱、机智等等……”莫洛佐夫根据这一段话认为:“普希金早就指出夏洛克形象的多面性。”因此在他看来,夏洛克作为一个贪婪残暴的高利贷者,性格中固然有一些阴暗面;但从另一方面说,他对女儿的真挚的爱以及为犹太人鸣不平的大胆的思维,都是他的正面特征。另一位莎士比亚研究家斯米尔诺夫认为:“普希金虽然指出了夏洛克性格的复杂性,但没有指出他性格中一切正面的、或者说是无愧于人的称号的特征。应该提到的不正是他对女儿的钟爱,而且还有他过去对亡妻的真诚而动人的爱情。”

夏洛克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?我们说,他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吸血鬼。安东尼奥没有如期还他的钱,他便磨刀霍霍,气势汹汹地要按照契约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来。马克思在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中指出:这种人之所以可怕,就“因为他已经不是把自己而是把他的邻人看成一定数量货币的存在,他已经不是把自己而是把他的邻人变成交换价值的殉道者。他从信徒变成了债主,他从宗教转到了法律。”夏洛克在转到法律以后,立刻坚持说:“我要求的是按照契约偿付东西,”“是的,他的胸膛,契约上是这样说的。”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引了这几句话,接着就说夏洛克正是拚命压榨童工血汗的资本家、工厂主的代言人,是榨取“债务者的肉和血”的人面兽心的债主。试问,从这样的债主的性格中,能找出一星半点“无愧于人的称号的特征”吗?

夏洛克听到安东尼奥的商船在海上失事,损失惨重,不可能如期归还债款,便眉飞色舞,盘算着割一磅肉的前景,满以为从此可以除掉交易所中的对手。这时他的贪婪残暴的本性、即他的主导的性格特征,开始接近扩张的顶点。他下定狠心要“把他的邻人变成交换价值的殉道者。”得意之余,他还俨然以民族发言人的身份,为犹太民族“鸣不平,”说出了一些愤激的话。这似乎是民族矛盾在他身上引起的一种激情的表现,可是这种激情丝毫也不能掩饰他作为一个剥削者的阶级本质。他的出发点完全是以民族矛盾为幌子来维护他个人的利益。民族矛盾

通过夏洛克反映出来，显然带有另一种色彩。毛泽东同志在《论联合政府》中，曾这样批判以“民族至上”做幌子的国民党反动派：“他们也谈什么‘民族至上’，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。”夏洛克的重利盘剥的行为，同样是不符合犹太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的。这里还必须指出，夏洛克要割安东尼奥一磅肉的复仇动机，并不是种族矛盾所产生，而是由债主和商人的矛盾、即经济利害冲突所产生的。因为安东尼奥“借钱给人不取利钱，”“把放债的这一行的利息都压低了。”在《威尼斯商人》一幕三场中，夏洛克自己就讲得很清楚，一有机会他就要痛痛快快地报复这经济利益上的“深仇宿怨。”由此可见，夏洛克在狞笑中流露出来的为犹太民族复仇的激情，只是狡黠地寻找口实的表现。他的“大胆的思维，”乍看起来似乎是正面特征，实际上却是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，是以正面特征的外衣包裹起来的反面特征。在“大胆的思维”背后，隐藏着假借名义以壮大自己声势、争取舆论同情的“妙计”。莎士比亚正是为了深入揭示这一反面特征，才着意渲染了这个情节。夏洛克的形象塑造，既说明莎士比亚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矛盾的艺术力量，也说明他多方面地描绘人物性格的用心。如果把莫洛佐夫所说的夏洛克的“大胆的思维”说成正面的性格特征，那就显然要掩盖他的凶恶的阶级本性，从而模糊莎士比亚所创造的形象的真正本质。

夏洛克是不是有钟爱女儿的正面特征呢？不，他没有这种感情。他这种感情已溶解于金钱的冰水之中。莫洛佐夫说他对女儿有“真挚的爱”，无非是看到在他女儿捲起财帛狂奔后，他在街上失魂落魄地大喊大叫：“我的女儿！啊，我的银钱！……我的银钱！我的女儿！”这种又哭女儿又哭钱的声音，绝对不表明夏洛克对女儿有“真挚的爱”。谁都听得出来，他呼喊女儿是因为女儿带走了钱。哀莫大于丢钱，这就是夏洛克在彼时彼地的唯一的想法。女儿和银钱相提并论，恰恰是把女儿的价值和银钱等同起来。莎士比亚在这里使用的人物语言，确实是绘声绘色的。虽然只是几个普通的词：女儿和银钱加上一个“我的”。这翻过来倒过去的呼喊，词序上来一个变换，就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夏洛克的慌乱惶遽。短促的语言，又以省略号相连接，表明他气急败坏，跑得喘不过气来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他只能一个词一个词地断断续续地呼喊。如果要把他的断续的词语连成句子，那便是，“啊！我的女儿捲走了我的银钱！我的银钱给我的女儿捲走了！”谓予不信，有话为证。夏洛克对自己的好友杜拔尔讲的几句知心话，最能说明他死要钱的本性：“我希望我的女儿死在我的脚下，那些珠宝都挂在她的耳朵上；我希望她就在我的脚下安葬，那些银钱都放在她的棺材里！”这就是说，宁愿女儿死掉，也不愿银钱落到别人手里。这充分说明夏洛克已把自己的女儿“变成交换价值的殉道者。”

夏洛克爱他的妻子吗？不，他也没有这种感情。他这种感情也在利欲的冰窖里冷却了。斯米尔诺夫说他对亡妻有过“真诚而动人的爱情，”唯一的根据是：夏洛克在杜拔尔面前提到他女儿在带走几袋银钱的同时，还带走了一个戒指，这是他妻子在结婚前送给他的纪念品。夏洛克说：即使人家拿一大群猴子同他交换，他也不愿意把它给人，而吉雪加却用它仅仅换了一只猴子。在这里，我们不难看出，“其逐利之情，不觉溢之于辞。”原来夏洛克保存这个戒指，是觉得奇货可居，是要用它去交换比一大群猴子更值钱的东西。夏洛克正是从交换价值出发来看待这个戒指的。如果他真的把这个戒指看作“真诚而动人的爱情”的纪念品，那怎能把它放到银钱袋子里去呢？把象征爱情的戒指和银钱混同起来，正是宣告爱情的价值不过等于银钱的价值，正是宣告爱情关系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。这也充分说明夏洛克已把他的妻子“变成交换价值的殉道者。”

有些同志在论及夏洛克时，还提出了这个形象的“二重性”问题。他们认为：夏洛克的残

暴贪婪，应该受到谴责，但他作为一个犹太人，作为一个异教徒，身受种族、宗教双重压迫，则是值得同情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夏洛克有反抗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的表现，而这种表现应看做是夏洛克性格的正面特征。关于种族歧视，上面已经谈过了。这里再谈谈宗教。首先要说明的是，在《威尼斯商人》中，“犹太人”即指“异教徒”，“异教徒”即指“犹太人”。在表明身份上，二者是一个概念，因此不存在身受双重压迫的问题。而且，我们要确定夏洛克的身份，就必须注意一个根本的无可辩驳的事实，即夏洛克是一个“有钱的犹太人”，或者说，是一个有钱的异教徒。他本身就是一个剥削者，压迫者。犹太人、异教徒的身份并没有使他的有钱人的身份受到一点贬损。夏洛克的对立面，只好拜倒在他的金钱淫威之下。虽然安东尼奥等人对夏洛克说过一些侮辱性的话，甚至做过一些侮辱性的小动作，但这一切都不能动摇夏洛克的有钱人的地位。何况对立双方互相谩骂，是司空见惯的事。夏洛克说安东尼奥骂他为异教徒，可他也骂安东尼奥等人，说“这些基督徒待人刻薄，”还说要拿安东尼奥的肉去钓鱼。可见以挨骂作为受压的同义语，是不恰当的。

夏洛克因为有钱，所以他可以雇用基督徒朗西洛脱做他的仆役，可以对这个仆役颐指气使，骂他是“夏甲的傻瓜后裔”（意即“贱种”），对他百般虐待，饭也不让他吃饱。剧中的情节告诉我们，夏洛克的压迫剥削行为，并没有因为他是异教徒而有所收敛。经济地位决定了他对任何人都可以摆出骄横跋扈的气派。朗西洛脱的父亲老高波就一再称他为“犹太老爷。”

夏洛克言谈之间，似乎对基督徒极端愤恨，其实，这也如同对待种族歧视一样，只是借题发挥。在关键问题上，夏洛克并不认为他同基督徒有什么分歧。相反，他完全抹煞了基督徒和异教徒的界限，认为他们同样应受宗教经典的约束。夏洛克为了说明他放债生利是正当的行为，便引经据典，振振有词，说雅各替他的舅父拉班牧羊“会打算盘，”繁殖了很多小羊，全归雅各所有。有例可援，夏洛克当然可以让金子银子“象母羊生小羊一样快快生利息”（一幕三场）。这才引出了安东尼奥的责骂：“魔鬼也会引证《圣经》来替自己辩护哩。”除了这个情节，莎士比亚在剧中没有描绘夏洛克通过宗教信仰表现出来的激情。而这唯一的描绘恰恰说明夏洛克生性贪婪这一主要的性格特征，同时也说明了他的狡黠——在《圣经》上找到了盘剥生利的根据！

在下层社会的基督徒看来，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，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。譬如说，朗西洛脱不愿意异教徒改信基督教，而要保存不同的宗教派别，纯粹是从供求法则的角度看问题的。他说：“咱们本来有很多的基督徒，简直快要挤都挤不下啦；要是再这样把基督徒一批一批制造出来，猪肉的价钱一定会飞涨，大家分起猪肉来，恐怕每人只好分到一片薄薄的咸肉了”（三幕五场）。这虽是开玩笑的话，但却揭示了供求法则和价值规律。不管莎士比亚懂不懂经济学，他在《威尼斯商人》中，毕竟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从各个方面阐明了经济问题，包括高利贷、商业活动、供和求、经济力量的冲突及其影响等问题，即使在谈到宗教的时候，也把它同放债生利和吃猪肉联系在一起，足见他观察生活的深度。需要着重指出的是，他在宗教方面花了少许笔墨，主要还是为了描绘夏洛克的利欲，而不是表明这个高利贷者在宗教上受歧视。一句话，是为了烘托夏洛克的反面的性格特征。

夏洛克的性格特征有如上述。而苏联的一些学者却要强调这样一个反面人物的“正面特征，”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在于取消正反面人物的界限。阿尼克斯特在《英国文学史》中宣言：“划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做法，是同莎士比亚格格不入的。对他来说，只有一种被他极为深刻而多方面地揭示出本质的人。”难道被莎士比亚极为深刻而多方面地揭示出本质的人，就没

